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基督山恩仇记

【下】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法〕

大仲马 著

阿 源 译

世界文学
名著宝库
第三辑



第五十六章

安德里·卡凡尔康德



基督山伯爵走到了门帷后，也就是培浦斯汀所说的蓝色会客厅，一个年轻人正坐在里面。半个小时前，他就来了，也是坐着马车来的。在门口，培浦斯汀一下子就看出他为何许人了。因为主人事前曾告诉过关于这个人的模样：黄色的头发，红色的胡子，黑色的眼睛，白色的皮肤，高大的身形，而来访者正是如此，不是他才怪呢。

伯爵进了房间。只见那青年人正随便地在沙发上坐着，一枝金头手杖被他掂在手中拍击着靴子。瞧见伯爵来了，他马上离开了座位。

“您应该是基督山伯爵吧？”他说。

“没错，我就是，那您应该就是安德里·卡凡尔康德子爵阁下喽？”

“是的，我是安德里·卡凡尔康德。”那年轻人边应答边行礼。

“您应该让我看您带的那封引荐信，对吧？”伯爵说道。

“我想那个署名太异常所以没有提到那信。”

“署名是‘水手辛巴德’吧？”

“对，是的。我只知道在《天方夜谭》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辛巴德，至于其他的什么叫辛巴德的人，我不认识。”

“哦！他的远祖就是那个辛巴德，而且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他是英国人，有很多钱，性格诡异，不同寻常。他实际上叫威廉勋爵。”

“哦，这我就清楚了，”安德里说，“确实不一般，这样的话，他就是那个我在——在——是的，真不错，伯爵先生，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了。”

“如果你没有说假话，”伯爵笑着说，“或许您应该告诉我一些关于您及您的家世的情况。”

“这是自然，我一定要对您说的。”那青年人镇定地说道，看来他是做了准备的，“您说得很正确，我就是安德里·卡凡尔康德，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少校的儿子，在佛罗伦萨的金书上刻着我们这个家族的名字。我的父亲的收入已计五十万，我们还算是有钱人家的，但是有很多祸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五岁那年，可恶的、忘恩负义的家庭教师把我给骗走了；所以，十五年来，我从没有机会与我的父亲谋面。当我年届解事成年^①之时，在我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后，我就一直在找我的父亲，当然一直未能找到。最后，您的这位朋友就给我写了这封信。他说我的父亲就在巴黎，并让我到此地让您告诉我家父的踪影。”

“讲心里话，您刚在所讲的听起来很有意思。”基督山说着，心里满意地上下望着这个年轻人，“您做得很对，这也正是我的朋友辛巴德的愿望。您的父亲真的就在此地，他也是为寻您而来。”

从进到这个会客厅的那一刻起，伯爵就一直细心地观察着那年轻人神态的丁点变化。对他镇定自若和平心气和的神色，伯爵甚为佩服。但是当安德里一听到“您父亲就在此地，他是为寻您而来”这句话时，立刻就再镇静了，他叫道，“我父亲！难道他真的在此地？”

“确实是，”基督山答道，“他就是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少校，你的父亲。”

那年轻人不再镇静的神色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噢，对的！当然是这个名字，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少校。您刚才是不是在说，伯爵，我亲爱的父亲他就在此地？”

“我是这样说的，先生，而且我还能告诉您，我刚才还和他说话哩。他把找您失踪的前前后后对我说了，使我深感触动。真的，如果把他找您的各种酸甜苦辣作为资料的话，再经过一点润色加工，一篇动人的诗作也许就会诞生了。好在一天一封信告诉他，他那个被拐卖的孩子，将会被还给他，或者是对他说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的儿子，不过那需要一大笔赎金。得知消息，您的父亲马上带着所需的钱和一张到意大利的护照、到皮埃蒙特的边界去了。我推测当时您在南部法国吧？”

“没错，”安德里用一种十分不安的语气说，“我确实在南部法国。”

① 成年：英法为十四岁。

“在尼斯有一辆马车让您乘坐?”

“是的,马车一直把我送到巴黎,途中经过热那亚、都灵、尚贝里、波伏在湖等地方。”

“好极了!那样的话您的父亲就能在途中与您谋面,因为这条路线也是他所走的,按照这种情况推测,途中经过的各站都是对的。”

“不过,”安德里说,“我不相信如果我父亲真的看到我,他就能认出我是他的儿子。因为这么长时间了,我的变化肯定很大吧。”

“哦!有一种‘血缘感应’的说法啊!”基督山说道。

“是的,”那年轻人打断基督山说,“我以前没听说过这句话。”

“行了,”基督山说道,“您父亲这么多年来一直放心不下的事只有一件,这就是这么多年您是如何过来的;那些拐骗您的人如何对待您的;他们是否不顾您的身份,教您干些您不应干的事。另外,他还想知道,您在那个很糟的环境中,是否受到一些坏的影响;这明显要比您所受到的肉体的折磨更可怕;他想知道您天生的灵性是否因为教养的缺少而被淹没。简言之,他想知道您能否重新在社会上获得并且巩固与您的身份相符合的地位。”

“阁下,”受到惊吓的那年轻人说道,“只希望没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法。”

“就我来说,是在我的朋友威玛的话中晓得您的。我认为他知道您的情况不够好,但具体情况并不明白,我不是一个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所以我不清楚。您糟糕的境况使他有了恻隐之心。由此您应知道,在那时您必然是让人注意的。他对我说他非常想拉你一把,让您拥有本来属于您的一切,所以他一定要找令尊不可。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当然他找到了,您父亲在此即是明证。我理解我的朋友,威玛虽然很诡异,但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而且他富甲天下,所以他能无所顾忌地干他想做的事,从来不担心家门的破败。我允诺他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做,这阵儿,先生,我有几个疑问,您多担待,我想我作为帮助您的人,我应该有这些疑问。我想问,您的遭遇——这些遭遇是不以您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并未因为这种遭遇使我对您有任何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遭遇是否使您对社会有一种无法适应的感觉?因为您本来应该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以您的财产和姓氏来说。”

“阁下,”年轻人镇定自若地答道,“您多虑了。那些骗我的人让我离开我的家人,他们总要把我送回去的。你看,现在不是这样吗?不过心里要盘算一番,以便有讨价的资本,获更多的利益。要这样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我失去天生的灵性和有名望的地位,如果有机会的话,甚而让我得到更好的提高。因此我得到的教育是相当不错的,就像小亚细亚的奴隶主对待他们的奴隶——把他们培养为文法教师、医生和哲学家,从而可以在罗马奴隶市场上赚更多的钱——一样,拐骗我的人也是这样对我的。”

好像基督山没有料到那年轻人会如此似的,他满意地笑了笑。

“再者,”那年轻人继续说,“假如我所受到的教育有些缺漏,抑或所学到的礼法不正确,也是可以饶恕的,因为自出生以来,我那坎坷的遭遇已随我走了这么多年。”

“这样的话,”基督山以一种冷冷的口气说道,“您自己看着办吧,子爵,一切都掌握在您自己手中,而且您是最主要的;但是,换成我的话,一切的不幸我会绝口不提。您所经历的遭遇是部传奇故事。世上的人倒是挺爱看传奇故事的,但这些故事却局限于两张黄纸封面的传奇故事,对那些活生生的传奇故事人们却视而不见,即使这故事是从身份非同小可的您口中说出来的。这就是我要对您所说的您将遇到的难题,子爵先生。您想说的故事还没完,人们就会听说了,但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虚假的,不可信的,您就不再是一个有着不幸遭遇而今获得幸福的孩子了。而被看做是一个像夜里突然显出身形的香蕈一样,是一下子成名的。也许一点点好奇的感觉是能被引起的,但成为别人注目的中心和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不是谁都希望的。”

“您说的没错,伯爵先生。”年轻人说道,伯爵那犀利的双目使他不安,脸上没了血色。“这种情况是我不高兴见到的。”

“不过,过分地渲染您的遭遇也是不适宜的。”基督山说道,“但是也不应费尽心思不夸辞而导致顾此失彼。您一定要按照一种单纯的行为方式,这种方式对您这样非凡的人来说,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您应该结交一些令人尊敬的朋友,从而让人们去掉对您的不公正的看法,这些看法皆因于您那遭遇所给予您的不算体面的生活方式。”

显然,安德里的面色有了很大的变化。

“原先我是能够为您招待和为您提供交友的经验。”基督山说道,“但是我在内心里习惯于怀疑我最亲密的朋友,有时也煞费苦心地让他们也有这种习惯。所以,我如果那样做了,就好像一个演员演了一个自己不宜演的角色一样,很可能被观众起哄的,这样做岂不是很不合算。”

“但是,伯爵阁下,”安德里说,“既然威玛勋爵让我来找您,您就照顾一下他的面子——”

“这是一定的,”基督山插话说,“但是威玛勋爵还对我说,亲爱的安德里先生,您在幼年时代的诸多不幸遭

遇。啊！”打量着安德里的脸庞，伯爵说道，“我从未想过您要告诉我些什么，正是为了使您不必求助于别人，我才让令尊从卢卡过来。待会儿您们就要见面了。他的神态不够自然，也有一些傲慢的成分，并且一件制服穿在身上多多少少破坏了一点他的形象；不过，世人清楚以前他在奥地利当过兵，一切都应是司空见惯的喽，通常情况下，我们对奥地利人是相当宽容的。简言之，我可以向您担保，您的父亲看上去还不错。”

“啊，阁下，您让我自信起来。这么长时间我们未能谋面了。他是什么模样我已很模糊了；况且，您是明白的，在世俗人的心里，金钱就是一切啊。”

“他是很有钱的啊——五十万元的收入实在不少啊！”

“这样的话，”焦急的年轻人问道，“我将来的地位会是不错的喽？”

“也许是最好的呢，我亲爱的先生，您在巴黎的这段时间内，每年五十万里弗的收入应是他所能保证的。”

“果真如此的话，我倒希望一直在巴黎。”

“谁也不能控制环境的，我亲爱的先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安德里轻叹一声。

“不过，”他说道，“不管我在巴黎能待多长时间，而这个环境并不逼我离开的话，我是否真的能够有您刚才所说的那些收入？”

“是真的。”

“是家父发给我的吗？”

“对，这些钱威玛勋爵可以保证支出。根据您的父亲的意愿，威玛勋爵在邓格拉司先生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每月您可以支取五千法郎，邓格拉司先生的银行，在巴黎可是最安全的银行之一了。”

“我的父亲是不是有久居巴黎的心思？”

“不是，”基督山答道，“这是由其所担任的职务限制的，他最多可以待两三个星期。”

“哦！亲爱的父亲！”明显地安德里表现出一种很乐意他父亲在此待不长久的神情。

“所以，”基督山说，装出一种误会安德里所说的话的语气，“所以我不能再占用你们谋面的时间了。您已经迫切地希望与您那可敬的父亲拥抱了吗？”

“是的，您不会不相信吧？”

“那么，您去客厅吧，在那儿，有您的父亲，他在候着你，我亲爱的朋友。”安德里给伯爵行了一个大礼，然后向客厅走去。

基督山一直看着那青年，直到看不到为止，接着他按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是幅画，他这一按，镜框就滑出一个很巧妙的缝隙，恰好能观察到客厅里的一切。

安德里进到客厅后便把门给关上了，径直走向少校，听得脚步的声响，少校就站了起来。

“噢！先生，我亲爱的父亲，”安德里大叫道，以使在门外的伯爵也能听到，“是您吗？”

“我亲爱的儿子，你怎么样？”少校严肃地说。

“我们没见面已有那么多年了，”安德里说着，向门的方向望了一眼，“好不容易见面真让人高兴啊！”

“真的，我们不见面的时间太长了。”

“难道我们不拥抱吗，父亲？”安德里说。

“你想的话；咱们就拥抱，我的孩子。”少校说。

所以两个人就学着舞台上演员的模样，仅把头置于对方肩上，拥抱着。

“我们又在一起了！”安德里说。

“是的。”少校说。

“再也不离开了？”

“不是的，我的孩子，我推测，法国已成为你的第二故乡了吧？”

“的确，”年轻人说，“如果我不在巴黎，我会心痛的。”

“但是我，您也清楚，我只习惯在卢卡过活。如果没别的什么事，我将回到意大利去。”

“亲爱的父亲，在您回意大利之前，一定要把那些档案递到我手里，没有这些文件，我将不能证明我的身世。”

“毋庸置疑，我是专门为这件事而来的，与你见面这么难，如果我把这些档案递到你手里，我们就不用来回寻找了；否则我的余生将只能干这事了。”

“那些档案呢？”

“这不。”

安德里匆忙地把其父母的结婚档案以及自己的洗礼证明拿在手里，以一种强烈的渴望的心情，一页一页地翻

看着，他在看这些东西时是飞速地和轻车熟路地看的，这表明了他已习惯看这种档案并且对这种档案特别感兴趣。

他浏览完毕后，一种无比兴奋的表情跃然于脸庞之上，接着，用一种怪异的笑脸看着少校：

“噢！”他用异常地道的托斯卡纳语说，“是不是在意大利已没有苦工船这种说法了？”

少校直起了身。

“何来此言？”他问。

“制造这种假档案，难道不受制裁吗？亲爱的父亲，在法国，您只要犯了这罪的一半儿，您就会被投进土伦的监狱，在那里，将会有五年的光阴允许你呼吸那里的空气。”

“你再说一次”少校以一种庄重的语气说。

“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安德里紧抓着少校的胳膊说，“您冒充我的父亲，能得到多少报酬？”

少校嘴巴动着好像要说什么。

但安德里把声音控制得很低，“没劲！我先让您知道，有人给我每年五万法郎的报酬让我假充您的儿子，所以，您清楚，我很乐意认您做我的父亲。”

少校忐忑不安地看了看周围。

“唉，不要担心，就我们两个人，”安德里说，“况且我们是用意大利语交谈的。”

少校说：“老实说，有人给我五万法郎的酬金。”

“卡凡尔康德先生，”安德里问道，“您怀疑过童话吗？”

“是的，以前总是怀疑，现在我只得相信它了。”

“但总得有个证据吧？”

少校抓出了一把金洋，从其口袋里。

“这不，你该相信了吧！”

“那您说我能相信伯爵为我做出的承诺吗？”

“我认为可以相信。”

“他会如约而行吗？”

“会的，不过您要知道，如果要让伯爵履约，我们必须继续假充父子。”

“怎么说呢？……”

“我是您的父亲……”

“我是您的儿子。既然他们选定我做您的儿子。”

“‘他们’是何许人也？”

“我也不晓得，或许就是给您去信的那些人吧，您不是接到了一封信吗？”

“是的。”

“那是谁的大作？”

“布沙尼长老。”

“您和他有过交往吗？”

“没有，从来没有。”

“信的内容是什么？”

“你不会把它泄露出去吧？”

“不会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那么，这就是那封信，自己读吧。”

少校把那信塞到了年轻人的手里。

安德里轻声读道：

你生活困顿，你以后的生活将不会幸福。你想成为有钱人吗？或最起码能自己照顾自己吗？赶快去巴黎，你可以向住在香榭丽舍大街三十号的基督山伯爵索要法郎。你的儿子叫安德里·卡凡尔康德，是你和高塞奈黎侯爵小姐的爱之产物，他在年仅五岁时，被人给骗走了。为了让你相信写信人的诚意，你可以得到两种东西，第一，一张两千四百托斯卡纳里弗的可以到佛罗伦萨高齐银行兑付的支票，第二，一封介绍信，将会把你推荐给基督山伯爵，你可以在他那里拿四万八千法郎的款项。切记去拜访的时间是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点钟。

布沙尼长老

“一模一样。”

“什么一模一样？何来此言？”少校问。

“我的意思是我也收到了一封与这封差不多一样的信。”

“真的吗？”

“对，是真的。”

“也是布沙尼写的吗？”

“不是。”

“那是谁写的？”

“一个署名为水手辛巴德的人，他其实是英国的威玛勋爵。”

“你也不认识他，犹如我不认识布沙尼长老那样吗？”

“不是，我多少知道他一点吧？”

“你们两个谋过面吗？”

“是的，有过一回。”

“在什么地方？”

“哦！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要不您就会像我一样明白情况的，这显然不合适。”

“信的内容是什么？”

“您读吧！”

你没有钱，你的余生将是无奈悲苦的：你想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吗？你想变得富有和独立吗？

“真是的，这样的问题还用问？”年轻人说。

那你离开热那亚到尼斯去，坐上一直在等你的驿车，沿着都灵、尚贝里、波伏在这条路线，一直到巴黎。在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点整去拜访基督山伯爵，他住在香榭丽舍大街，你可以向他要你的父亲。侯爵将会交给你一些档案证明你是他和奥丽伐·高塞奈黎侯爵小姐的儿子，并允许你用这个姓氏在巴黎社交界出现。每年五万里弗的收入可以保持与你的身份相称的地位。这里附上一张五千里弗的支票，这张支票能在尼斯费里亚银行兑付，另再附介绍信一封，我已告知基督山伯爵，让他为你提供一切你需要的东西。

——水手辛巴德

“真不错！”少校说。

“是的。”

“你已与伯爵见过面了，是吗？”

“刚才我还在他那儿。”

“他确认了吗？”

“全部确认。”

“你知道这事的秘密吗？”

“一点也不知道。”

“一定有一个人被骗了。”

“管他呢，反正不是你我两个。”

“也是。”

“那……”

“反正与我们无关，不是吗？”

“对，我也想这样说；我们要骗到底，心要放细了。”

“行，我会和你配合好的。”

“我相信，亲爱的父亲。”

“你真给我面子，我亲爱的孩子。”

趁这个当儿，基督山来到了客厅。闻得脚步声，那父子两个赶快拥抱，伯爵捕捉到了这一切。

“哎，侯爵，”基督山说，“能见到儿子，你看起来幸福快乐多了。”

“是的，伯爵，我高兴得不得了。”

“那您怎么样呢，年轻人？”

“噢，我也是高兴得不得了。”

“多么幸福的一对父子！”伯爵说。

“但是令我遗憾的是，我得赶快离开巴黎。”

“哦！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基督山说，“我想你还是先让我把您介绍给我的几位朋友之后，再离开巴黎吧！”

“悉听尊便。”少校说。

“现在，您该实话实说了吧，年轻人。”

“说给谁听呢？”

“对您的父亲说说啊，给他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比如经济情况。”

“噢，奇怪！”安德里说道，“这正是我想要说的。”

“你听到了吗，少校？”

“是的，我听到了。”

“只是您明白吗？”

“我明白。”

“您的儿子的意思是说他缺钱花。”

“噢！那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自然是送给他一些钱喽！”基督山回答说，

“我？”

“当然，是您！”伯爵说着，就朝安德里走去，把一把钱放在那年轻人的手里。

“这是什么？”

“您父亲送给您的。”

“我的父亲送给我的？”

“对，刚才您对您的父亲说您缺钱花，他就让我把这个塞给您。”

“这就是我的一部分收入吗？”

“不是的，这只不过是您的安家费罢了！”

“噢，我亲爱的父亲。”

“不要说话！”基督山说，“他不希望您知道这些钱是他的。”

“我理解我父亲对我的照顾。”安德里说着，忙把钱装进了衣袋中。

“好吧，祝你们一切如意吧。”基督山说。

“能再次荣幸与您见面将会在什么时间？”卡凡尔康德问。

“对啊！”安德里说，“在什么时候我们能荣幸地再次与您相逢呢？”

“周六吧，如果你们——对的——让我想一下——周六。在周六晚上，我将在阿都尔村芳丹街二十八号的寓所里举行宴会。有几个人被我邀请过。那位邓格拉司先生也在被邀之列。我得让你们互相认识，以便他能够支付你们的款子。”

“我是不是该穿礼服呢？”少校把这句话说得很清楚。

“对，必须穿！”伯爵说，“您就穿上您的制服，扎脚裤，再配上十字勋章就得了。”

“那我呢？”那年轻人问。

“哦，这还不容易，您只要穿上黑色的长裤，蹬上锃亮的皮鞋，上身着白色背心，再套之以黑色或蓝色的外装，然后系上一个大领结，这就行了。这些东西可以在勃林或维罗尼克那儿定做。当你不知他们在何处时，培浦斯汀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由于您是一个富有的人，所以穿衣服时，要想效果好一些，还是少一点装饰为好。如果您想拥有马匹和马车，可以分别到德维都和倍铁斯蒂那儿去买。”

“我们何时去？”年轻人问。

“就六点钟左右吧。”

“我们一定按时到。”少校说。

卡凡尔康德父子向伯爵行过礼后，走了。倚在窗前的基督山伯爵，望着那挽着手的两个人向对面走去。他言道：“这两个混账东西，遗憾的是他们并非父子。”绷着脸沉思了一会儿后，他又说道：“算了，我还是去摩莱尔那儿去吧，我认为这种厌恶给我的痛苦与难耐比一种仇恨能给予我的多多了。”

第五十七章

大门口



现在，请读者允许我们把你们再带到维尔福先生的府邸旁边。大门外，一片核桃林枝繁叶茂，半遮半掩着铁大门。在这里，我们将看到几张我们十分熟悉的脸庞。

这一回是玛西米兰先出现。他正热切地期盼着他渴望见到的身影出现在树丛中，焦急地等待着从小石径上传来那轻柔的脚步声。终于，小径上传来他期盼已久的声音。然而很快他发现并不是他期待的那个人，向他走来的两个人影。

原来是邓格拉司夫人和欧琴妮来访，而且她们逗留的时间比凡兰蒂所想象的要长得多。凡兰蒂为了不失信于玛西米兰，就向邓格拉司小姐提议到花园里散散步，以此来表明由于她的迟到而使她久等并非她的过错。果然，这个年轻人凭着恋爱中的特有的敏感，立刻就明白了她的境地，理解了她的苦衷，心里也就轻松了许多。而且，虽然凡兰蒂避免走进谈话的范围之内，却有意在玛西米兰的视野内走动，使他能看到自己来回走动的身影。而且每次经过时，她都会在她的同伴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向他投来一道饱含深意的目光，像在告诉他，“忍耐一会儿！你看这事我毫无办法。”半个小时过去，小姐们回去了。玛西米兰知道，邓格拉司小姐的来访已经结束了。果然，没过几分钟，凡兰蒂独自重返花园。可能是担心有人看到她又回来，因而她走得很慢。她没有直接向门口走去，而是先在河边坐下来，小心地向周围搜寻了一遍，确信没有人注意她，才即刻起身，向门口疾步走去。

“你好，凡兰蒂。”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你好，玛西米兰，我让你久等了，不过你已经看到个中缘由了。”

“是的，我认出那是邓格拉司小姐。不过我不知道你和她关系也这么亲密。”

“谁跟你说我们关系亲密，玛西米兰？”

“谁也没有告诉我，不过从你们亲密的行为举止和说话的神情上，别人都会认为你们是正在互相倾诉秘密的好同学呢。”

“我们是说了几句知心的话，”凡兰蒂答道，“她告诉我她不愿意和马瑟夫先生结婚；因此我也向她说，每想到要和伊辟楠先生结婚，我都会感到很痛苦。”

“亲爱的凡兰蒂！”

“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和欧琴妮之间会有那种亲密的态度。因为当说到我并不爱的那个人时，我就不由想起了我所深爱的这个人。”

“啊，你真是太完美了，凡兰蒂！你身上有一种特质，是邓格拉司小姐所没有的。这就是无法描述的那种魅力。它对于每个女性来说，如同馨香之于花儿、美味之于果实一样，因为美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唯一品质。”

“那是因为你心中的爱在左右你的看法。”

“不，凡兰蒂，我向你保证。刚才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注视着你们。我以人格起誓，我无意贬低邓格拉司小姐的美貌，但我真的不明白怎么会有男士喜欢上她。”

“事实上，玛西米兰，刚才我和她在一起，因此而影响了你，使你的看法不公正。”

“不，不过请告诉我——这纯粹是出于好奇心——邓格拉司小姐不愿和马瑟夫先生结婚是不是因为她爱着别人？”

“我告诉过你我和欧琴妮并无深交。”

“是的，不过女孩子间没有太亲密的关系就可以互诉衷肠的。你一定问过她这个问题！啊！瞧你已经笑了。”

“如果你刚才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说明你和我们之间的那片树障真是没什么用的。”

“那么告诉我，她是怎么说的？”

“她告诉我谁都不爱。”凡兰蒂说，“她一提到结婚就感到讨厌。她希望一直过着独立自由的生活；她甚至希望她父亲破产，那么她就可以像她的朋友罗茜·亚密莱小姐那样成为一位艺术家。”

“啊，你看——”

“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凡兰蒂问。

“没什么。”玛西米兰笑着答道。

“那你为什么说呢?”

“噢,是你老盯着我呀。”

“你是想要我离开吗?”

“啊,不,不是的!不过我们别浪费时间了;让我们把话题回到你身上来吧。”

“不错,我们得赶快,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只有十分钟了。”

“我的天哪!”玛西米兰大吃一惊。

“是的,你说得很对,对你而言,我只是一个可怜的朋友而已。你天生是要享受幸福的,但我让你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可怜的玛西米兰!说真的,我常常感到深深的自责。”

“何必呢?关你什么事呢,凡兰蒂?只要我感到幸福,虽然这种绵绵无尽期的悬虑令我很痛苦,但只要你能与我相处五分钟,对我说两句话,这样的补偿对我而言就足够了。而且我坚信,天主既然造出了你我这样琴瑟和鸣的两颗心,而且又使它们奇迹般地联合在一起,最终是不会拆散我们的。”

“谢谢你!你的话令人感到友善和振奋。玛西米兰,为我们俩祈祷吧,因为我几乎体会不到这种情感。”

“但到底出了什么事使你这么急着离开我?”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是维尔福夫人派人来请我去的。听说她要跟我谈的事儿与我的财产有关。如果他们想要我的财产,就让他们拿走吧,我的财产够多了,或许他们拿走之后会让我安安生生过日子。如果我一贫如洗,你依然爱我,对吗,玛西米兰?”

“是的!我将永远爱你!穷与富对我毫无意义,只要我的凡兰蒂终日在我身边,只要没有人从我身边把她夺走。不过你觉得她这次会与谈你的婚姻的事吗?”

“我想不会的。”

“不管怎样,凡兰蒂,我向你发誓,我绝不会再爱第二个人。”

“你知道这样的誓言会使我开心吗?”

“对不起,我只是不愿意你难过。”

“不过我告诉你,有一天我碰到马瑟夫先生,他说他收到了弗兰士的信,说他即将回来。”

凡兰蒂脸色铁青,用身子撑住门。

“这可能吗?维尔福夫人会为此事派人叫我会谈吗?不,这不会是真的,她不会这样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也说不清什么原因——不过虽然维尔福夫人没有在公众场合反对过,但是她私下是不同意这桩婚事的。”

“真的吗?我感觉我有点崇拜维尔福夫人了。”

“先别急着感激。”凡兰蒂苦笑着说。

“如果她不同意你与伊辟楠先生的婚事,那她就会愿意另提婚事了。”

“不会的,玛西米兰,维尔福夫人并不是对那些求婚的人不满意,而是根本就反对结婚。”

“什么?如果她真的反对结婚,那她自己为什么还要结婚?”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玛西米兰。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在一年前,我曾提出到修道院去隐退,维尔福夫人虽然从道义责任出发说了些她应该说的话,可私下里却赞成这个提议,我的父亲受了她的怂恿,也同意了。最后还是为了我那可怜的祖父,才放弃这个打算。你无法想象这位老人以怎样的眼神看我。我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爱的人,我几乎也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他只为我一个人所爱。当他得知我的打算后,那责备的目光令我永生难忘,他那木然的脸上珠子般串串流淌的泪水饱含着极度失望。啊,玛西米兰,你不知道我当时多么懊悔,真不该有那种想法,于是我跪在他的跟前,说道,‘宽恕我,求你宽恕我吧,我亲爱的祖父;不管他们怎样对待我,我都不会离开您。’听完我的话,他感激地举头望着上苍,但一句话也没有说。啊,玛西米兰,可能我还要吃很多苦,但我觉得当时祖父看我的目光已经足以补偿一切了。”

“亲爱的凡兰蒂,你真是一个理想中的天使。你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报答你。可是不明白,假如你一直不结婚,对维尔福夫人会有什么好处呢?”

“刚才我不是告诉你我有很多钱,非常之多,玛西米兰?从我母亲那里,我大约可以继承五万里弗;我的外祖父母,就是圣·米兰侯爵夫妇也给我留下了那么多。而诺梯埃先生显然也想让我继承他的财产。而我弟弟爱德华,他母亲什么东西也没有可让他继承的,所以在我面前就算是穷人了。因此,如果我去当了修女,我的全部财产都会转到我父亲手里,等到以后,又可以由她的儿子继承。”

“啊,这样一位年轻美丽的女人竟这样贪心,真是无法想象!”

“她这么贪心并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她的孩子；你认为这是一种罪恶，而从母爱的角度看，可能算是一种美德呢。”

“不过你能不能作点让步，把你的财产送给她儿子一部分？”

“我怎好提这样的建议呢？特别是对她这样一个总说自己对财产毫无兴趣的人？”

“凡兰蒂，我一直把我们的爱情看得无比神圣，所以，我用崇敬的面纱把它蒙起来，藏在灵魂深处。不管是谁，哪怕我的妹妹都不知道。凡兰蒂，你能允许我把我们的爱情告诉一个朋友吗？”

凡兰蒂吃了一惊。

“一个朋友，玛西米兰，他是谁？答应你我真害怕。”

“你听我说，凡兰蒂，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你和某个人虽然初次见面，但却对他突然生出一种难以抗拒的同情，而且你还会觉得他就像一位久已熟识的朋友？而且，你还会努力去重温你们以前的种种往事和细节；而即使想不起来，你简直会相信你们的灵魂在前世已相交已久，并以某种方式存在着，一直到现在，而现在的感觉只是旧事重温而已。”

“是的，有过这种感觉。”

“那么，我初次见到那个异乎寻常的男人时，心中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你是说他异乎寻常？”

“不错。”

“那么，你和他认识很长时间了？”

“也就是八到十天吧。”

“你把一个只认识八到十天的人就称作朋友？啊，玛西米兰，我想你不要轻易使用朋友这个高尚的称呼。”

“你的逻辑倒很清晰，凡兰蒂，但不管你说什么，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灵魂中的那种本能的情感。我相信我未来的幸福肯定和这个人有关。有时他那深邃的目光能洞察未来的一切，而事物的发展也是他那双手按自己的想法指引的。”

“那么，他一定是位先知先觉者。”凡兰蒂微笑着说道。

“的确如此！”玛西米兰说，“我常常不由得相信他那未卜先知的天赋，不管什么事，他都能以自己的天分预见到它美好的前程。”

“啊，”凡兰蒂忧心重重地说，“我一定要认识认识这个人，玛西米兰，或许他能告诉我能否拥有足够的爱，以补偿我所忍受的痛苦。”

“我可怜的姑娘！你早就认识他了。”

“早就认识？”

“不错，你后妈和你弟弟的命就是他救的。”

“基督山伯爵？”

“就是他。”

“啊，”凡兰蒂叫道，“他不会成为我的朋友的，因为他是维尔福夫人的朋友。”

“维尔福夫人的朋友？不会的。凡兰蒂，你一定搞错了。”

“不会的，真的，我没搞错。我告诉你，他对我们家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我继母把他看成人类智慧的化身，对他十分崇拜，我父亲对他也是倍加赞赏，说他的滔滔宏论是他从没有听过的；爱德华对他更是有一种狂热崇拜感，虽然伯爵那对乌黑的大眼睛使他十分害怕，但只要伯爵一到，他就会跑上前去，扳开他的手，肯定会有点有趣的礼物在里面。基督山先生对我们家的每个成员的这种神秘的影响简直是不可控制的。”

“假如真如你说的，我亲爱的凡兰蒂，他的到来对你的影响你一定已经感觉得到，或者不久就会感到。他在意大利遇到阿尔培·马瑟夫，把他从强盗手里救出来；他去拜见邓格拉司夫人，送给她一件高贵的礼物；你的后母和她儿子经过他的门前；他的努比亚黑奴救了他们的性命。因此，无论对人还是对事，他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我从来不曾见过别人能像他那样把朴素和华丽和谐地结合起来。他对我说话时的微笑是如此的甜美，我无法相信那微笑对别人来说怎么会是苦涩的。啊，凡兰蒂，告诉我，他对你也那么甜美地微笑过吗？假如笑过，你等着，你会很快乐的。”

“我？”姑娘说道，“他几乎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而且，如果我偶尔撞见他，他好像还躲着我。啊，他一点也不宽宏大量，也不像你说的具有非凡的慧眼。因为他如果有的话，他会知道我的不幸；如果他真是宽宏大量的话，他会知道我的痛苦，我的孤独，他就会利用他的力量来帮助我；再比如，如果像你说的，他就像太阳一般，他就会送一缕赋予生命的光线来温暖我的心。你说他爱你，玛西米兰，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像你这样长着威猛的胡须，

身佩长腰刀的官员，每个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的；而在他们眼里，欺侮一个只会掉眼泪的可怜兮兮的弱女子是无可指责的。”

“啊，凡兰蒂，我保证你是弄错了。”

“即使错了也无所谓。如果他对我的态度改变一些，也就是说，他想通过某种方式取得这个家里的成员的认可，并最终能够支配全家的话，他就可以以那种极力夸赞的笑脸来对我，即使一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他看到我不快乐，但他明白我对他一无用处，因此一点也不注意我。谁知道他会不会为了讨好维尔福夫人和我父亲而肆无忌惮地对我进行迫害呢？他这样瞧不起我，太无道理了。啊，请原谅，”凡兰蒂看到玛西米兰听到她的话后脸上的变化，便说道，“我不好，我对这个人还不了解，但我却把内心对他的看法讲出来了。我并不否认他具有你所说的那种影响力，也不否认这种影响力并未支配过我，但是如果这种影响力作用于我，只能是坏的方面，而不是好的方面。”

“好了，凡兰蒂，”摩莱尔叹了口气说，“这件事就此吧。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他的。”

“啊！”凡兰蒂说道，“我明白我使你很不快。我真诚请你原谅。不过说实在的，我对他的偏见是毫无根据的。告诉我，这位基督山伯爵都给了你什么好处？”

“不瞒你说，你问这个问题使我很尴尬，凡兰蒂，因为我说不出伯爵给予我过什么明显的好处。还有，正如我给你说过的，我对他生出敬意完全是本能的，个中缘由我也无法向你说明。太阳为我做过什么事？没有。他只是给我阳光，就是在阳光下，我看到了你，如此而已；这种或那种馨香为我做过什么？也没有，它的香味使我很舒服，所以别人问我为什么要极力赞赏他的时候，我只能这样回答。我对他的友情如同他对我的一样奇怪，都是说不出所以然来的。好像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悄悄对我说，说这种不期然的结交远非偶然二字所能涵盖。在他最普通的行为中，在他最隐秘的思想中，我都能发现与我有关联的东西。可能你会取笑，但我告诉你，自从我结识了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油然而生这样一个念头：我所有的幸福都是他带来的。不过，你可能会说，没有这个保护神我也活了三十年了。然而我还是想极力让你明白我的意思。比如说，他请我星期六到他那儿吃晚饭，对他而言，这是件十分自然的事。然而，后来我又知道了什么呢？原来你继母和你的父亲也要去，我们将在那儿碰面，谁知道这次会面会给将来带来什么影响？对你而言，这种情形很正常，而我却从中发现了一些别人不了解的情节，还有一些表面看来不太引人注意的东西。我想这个超凡的人可能洞察到了每个人的心思，所以就有意安排我和你的父母会面；说实话，我有时力图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他是否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爱情。”

“我亲爱的朋友呀，”凡兰蒂说，“如果我听到你总是这样说话，我真的会以为你是一个空想家，我真为你的理智担忧。这次会面，除了纯属巧合外，你还会看出别的意义吗？请你思考一下。我父亲从不出门，三番五次谢绝诸如这类的邀请，维尔福夫人则恰恰相反，她迫不及待地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大富翁家里去见识见识，所以就千方百计地说服我父亲与她同去。不，不，请你相信我，玛西米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我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求助了，因为我的祖父几乎和一具行尸走肉差不多。”

“从逻辑上说，我知道你是对的，”玛西米兰说，“但是你那平时能支配我的甜美的声音今天却不能说服我。”

“但你的话也没有说服我。”凡兰蒂说，“我承认，假如你举不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我的证据倒还有一个，”玛西米兰答道，“恐怕你会认为这一个比前一个更为荒唐。”

“那样就算了。”凡兰蒂微笑着说。

“对这件事，我还没断定呢。十年的戎马生涯让我坚信自己的某些念头都是来自突发的灵感，因为许多次，这种神奇的灵感救了我的命，它引导我向左或右移动，让枪弹擦身而过。所以我周围的战友牺牲了，而我得以保全性命。”

“亲爱的玛西米兰，为什么不认为这是由于我为你的祈祷才使你死里逃生呢？因为自你离开后，我一直在为你祈祷，而不是为我自己。”

“是的，自你认识我后的确如此。”摩莱尔笑着说，“可是我们认识之前呢，凡兰蒂？”

“你真令我生气，我的话一点都不相信；但是还是让你把这第二个你自己都觉得荒唐的事例告诉我吧。”

“好吧，从这个缺口望过去，你就能看到我骑来的那匹刚买的骏马。”

“噢，真是太漂亮了！”凡兰蒂叫道，“为什么不把它牵到这儿？我还要跟它说说话儿，摸摸它呢。”

“你说得很对，这的确是一匹名贵的马。”玛西米兰说道，“你知道我并不富裕，而且我素有‘理智人’之称。我在一个马贩子那儿看到这匹骏马，我把它叫做米狄亚。我问要什么价，他们说四千五百法郎。我只打消这种心思，这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不过说实在的，离开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那匹马也很亲热地望着我，用头蹭我，当我骑在它身上的时候，它就讨好似地跳跃起来，更令我难分难舍。那天晚上，几个朋友来访，有夏多·勒诺先生，狄布雷先生，还有几个家伙你连名字都没听说过。他们提议玩牌。我从不玩牌，我既没有多余的钱可输，也

没有穷到想去赢别人钱的地步。可是你知道，这是在我的家里，除了让别人去拿牌外毫无办法。他们刚在桌前坐定，基督山伯爵来了。他也坐下，我们一起玩起来，结果我赢了。说起来真有点难为情，我居然赢了五千法郎。我们玩到半夜才结束。我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跳上一辆马车直奔马贩子那儿。我激动地拉响了门铃，来开门的那个人一定以为我是个疯子，因为门刚开一道缝，我就冲进去，直奔马厩。马槽边，米狄亚正在吃草。我立即给它套上马鞍辔头。它也极其温顺地任我摆布。随后，我把四千五百法郎往那个目瞪口呆的马贩子手里一塞，就上马扬鞭向香榭丽舍大街上跑去，想在那里跑上一夜。当我经过伯爵的府邸时，我看到他的窗内还有光亮，窗帘上映出一个身影。不用说了，凡兰蒂，我确信，一定是他知道我想得到这四匹马，就故意输给我钱，以便我能得到它。”

“我亲爱的玛西米兰，你真是太爱幻想了。像你这样一个生活在诗情画意和幻想中的男人一定会对我们这种平凡无奇的生活感到乏味的，你是不可能永远爱我的。他们在喊我呢。你听到没有？”

“啊，凡兰蒂！”玛西米兰说道，“把你的哪怕是一个手指头从这个栅栏缝里伸出来，让我亲一亲吧。”

“玛西米兰，我们说过，我们彼此间只能是两重声音，两个影子。”

“那你随便吧，凡兰蒂。”

“假如我照你说的做，你会快乐吗？”

“噢，当然！”

凡兰蒂走上河畔，不只是把一个手指，而是把整个手伸出去，玛西米兰发出惊喜的叫声，跳上前去，握住伸向他的那只手，在上面热烈地吻了一下。于是那只小手缩了回去；年轻人看到凡兰蒂匆忙向院子走去，像是她被自己的热情吓着了似的。

第五十八章

诺梯埃·维尔福先生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邓格拉司夫人和她的女儿告辞后，在刚才玛西米兰和凡兰蒂交谈时发生在检察官家里的事。维尔福先生走进他父亲的居室，身后是维尔福夫人。他们夫妇俩人向老人行过礼，又和巴罗斯——一个忠心耿耿，已任职了二十五年的仆人——说了几句话，便在这个瘫痪的老人的两旁坐下。

诺梯埃先生坐在一张圈椅里，椅子有脚轮，可以转动。每天早晨他被抱到椅子上，晚上再从圈椅里把他抱出来。他的面前有一面大镜子，整个房间尽收其中，以便让他根本不用转动——他也根本不能转动——就能看到每个到房间里来的人和周围的一切。诺梯埃先生虽然如同一具丝毫不能动弹的僵尸，却用一种机智聪敏的目光看着这两个刚进屋来的人，从他们一本正经的行为上，他立刻明白他们是为一件出乎他的意料的严肃的事而来。现在，他仅存的感觉只有视觉和听觉了，也只有这两种感觉，才给他这个行将就木的躯壳增加了一点生气，如同一炉死灰里两点孤独的火花；然而，只凭这两种器官中的任何一种，就能把他内心尚存的观点和情感表达出来。他的目光恰如一个荒漠里的夜行客所看到的遥远的灯光，远望去，使自己知道依然有他人像他那样守候着夜的静寂和苍茫。诺梯埃满头雪白的长发直披到肩头；睫毛又浓又黑，所有的活力、言语和智慧都集中在睫毛底下的一双眼睛里；这原本就是正常的事，当一个人只用一种器官来取代其他各种器官时，以前分散在身体各处的活力就会会聚到这一器官。诚然，他手臂的活动、说话的声音、身体的活力等等这一切都不复存在，然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已足够代替这一切。他用它来指挥一切，也用它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总之，他用这双会说话的眼睛来表达一具行将就木的躯壳脑子里所有的情感，这张如大理石般僵硬的脸上，时而表现出一道愤怒，时而流露出一片喜悦，令人看了心里害怕。

这个可怜的瘫痪老人的这种语言，只有三个人能懂得，就是维尔福、凡兰蒂和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位老仆人。但除非到了非来不可的时候，维尔福难得来看他的父亲，他也很不乐意来陪他说说话，因此那老人的所有欢乐都体现在他的孙女身上。通过自己的爱，耐心和热忱，凡兰蒂学会了怎样从诺梯埃的眼神中体会他内心的种种情感。对于这种无声的语言，别人虽莫名其妙，但她却能通过她的种种噪音，面部的种种表情和全部的身心将它表达出

来。那姑娘和那毫无行为能力的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畅谈。后者虽然几乎不能算得上一个活人，但他知识丰富，见解精辟，意志坚强。虽然他的躯体麻木，但他的精神正常，仍能发号施令。凡兰蒂解决了这个奇异的交流障碍，她能很容易地理解他的想法并把自己的看法表达给他。凭着这种毫不疲倦的热忱，她极少误会老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的意思，对那依旧还有活力并能思想的大脑的希望和那个几乎毫无生机的肉体的需要，她也都能满足。至于那位仆人，我们已经提过，他和他的主人已经在一起二十五年了，因而对于主人的所有习惯，他都知道，诺梯埃需要什么东西，几乎不需要他自己来吩咐。

一场古怪的谈话就要在维尔福和他的父亲之间开始了。不必借助凡兰蒂和那仆人的帮助，他就能和父亲进行交流。上文我们提到，对于老人的语汇他完全懂得，他之所以没有经常利用这种能力，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父亲不关心或不愿和他接触的缘故。因此他让凡兰蒂到花园中去，并把巴罗斯打开发开，然后他坐在他父亲的右边，维尔福夫人则坐在左边，于是他这样对他说道：

“先生，我相信我没有使你不快，虽然我没有把凡兰蒂叫来，而且支开了巴罗斯。因为我们要与你商量的这件事是不适宜他们在场的。维尔福夫人和我想告诉你一个消息。”

在维尔福说这一大通开场白的过程中，诺梯埃的脸上一直淡漠无情，维尔福则恰恰相反，他的目光竭力想看到老人的内心深处。

“这个消息，”检察官继续用他那冷漠和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言外之意好像在说这事决不允许商讨似的，“嗯，我们相信你一定会赞同的。”

这个瘫痪老人的目光依然淡漠无情，使得他的儿子不能觉察出他在想什么。他的目光只是表明他一直在听着而已。

“先生，”维尔福接着说，“我们准备给凡兰蒂操办婚事了。”

即使那老人的脸是蜡做成的，他也不能继续无动于衷了，但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

“最近三个月就要举办婚礼。”维尔福说。

诺梯埃的目光依然如故，还是那种木呆的表情，维尔福夫人此时也插进嘴来，接上去说：“我们认为你可能会对这个消息很感兴趣的，先生，因为对于凡兰蒂，你一直视若掌上明珠，因此现在我们只需要把她将要嫁给的那个年轻人的名字告诉您就行了。凡兰蒂的这门婚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很富有，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至于他的人品，那绝对是让她过上很幸福的生活的。他的名字你可能也曾有耳闻。我们所说的那个人就是伊辟楠男爵，弗兰士·奎奈尔先生。”

维尔福在他的妻子说话的过程中，一直在认真观察着那老人的表情变化。当维尔福夫人说出伊辟楠这个名字的时候，诺梯埃先生的瞳孔就开始逐渐张大，同时眼皮抖动，就像一个快要讲话的人的嘴唇一样，他的目光疾如闪电般扫了维尔福夫人和自己的儿子一下。检察官清楚诺梯埃先生和老伊辟楠之间以前有政治上的过节，也很明白这个消息会使老人产生激动和愤怒，但他装作毫无察觉，在他的妻子说完后接着说下去。

“先生，”他说道，“你知道，凡兰蒂已是快十九岁的姑娘了，因此当务之急是给她结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不过我们这样打算时并没有忘记你，事先我们就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凡兰蒂未来的丈夫同意不住在这所房子里，因为在这里对他们一对年轻人可能会有诸多不便，因此同意让你去和他们住在一起。你和凡兰蒂一直是相依为命的，这样就可以继续在一起，你也可以保留在这里的生活习惯，到那时就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孩子来照料你啦。”

诺梯埃眼里射出极度愤怒的光芒，显然老人的脑海里正转动着一个极其痛苦的念头——因为那种愤怒悲伤的嘶叫已到了喉咙口，但就是没法叫出来，因此几乎使他窒息，憋得他的瞳孔和嘴唇发紫。维尔福轻轻打开一扇窗，说：“天气太暖和了，诺梯埃先生热坏了。”然后他又回到刚才他在的地方，但没有再坐下来。

“这桩婚事，”维尔福夫人又说，“伊辟楠先生一家都是很满意的，再说，他本人也没什么近亲，只有一位叔父和一个姑娘，他的母亲在他出生时就去去世了，他的父亲也在一八一五年被人暗杀——也就是说，他在两岁时已经父母双亡。因此他可以对自己的事自作主张。”

“那是一桩很神秘的暗杀事件，”维尔福说，“虽然涉嫌的人不少，但直到现在凶手还没有查出来。”诺梯埃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嘴唇上挤出一丝笑意。“哦，”维尔福接着说，“那些真正的凶手，这个案件的背后主使者，总有一天法律的正义之剑会降临他们，然后让他们接受上帝的审判。那些人可能很乐意像我们这样做：把一个女儿嫁给弗兰士·伊辟楠先生，以此来消除一切给人嫌疑的表面现象。”

诺梯埃这次倒能很好地把握自己的感情，让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衰弱瘫痪的人。“是的，我明白。”他用目光这样回答维尔福夫人，目光中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愤慨和极端蔑视的神态。维尔福十分理解他父亲的意思，他轻轻耸了耸肩膀以示回答，接着示意他的妻子可以离开了。

“好吧，先生，”维尔福夫人说，“我必须向你说明再见了。需要我爱德华来陪伴你一会吗？”

他们早已约好：如果老人表示同意，他就闭一闭眼睛；如果表示反对，就眨几下眼睛；如果要表达某种意思，就举眼向天。如果想要凡兰蒂来，就只闭右眼；如果要巴罗斯来，就闭左眼。维尔福夫人刚说完她的建议，他马上眨了眨眼睛。这一个断然地拒绝使她很下不来台，她咬了咬嘴唇说道：“那么你是想让凡兰蒂来吗？”老人热切的闭上眼睛，以示他正是这样想的。维尔福夫妇行了行礼，退出房间，吩咐去把凡兰蒂叫来。凡兰蒂早已得知，今天她要特别地与诺梯埃先生多谈一次。维尔福夫妇刚出去，脸上还带着激动的红晕的凡兰蒂就进来了。她立刻就看出她的祖父很难受，明白他内心有很多事要告诉她。“亲爱的爷爷，”她叫道，“你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惹你生气，你心里很不高兴，是吗？”

那瘫痪老人闭上眼睛，表示说得对。

“那么是谁惹你生气呢？我的父亲吗？不是。是维尔福夫人吗？也不是。那是我吗？”

老人表示肯定。

“是我惹你生气？”凡兰蒂惊诧地说。

老人再次表示肯定。

“亲爱的爷爷，我做了什么错事使你生我的气呢？”凡兰蒂叫道。

老人没回答她，于是她接着说：“今天一整天我都没看到过你。其他人向你说起过我吗？”

“是的。”老人目光急切地说。

“让我想一下。我可以向你发誓，爷爷——啊！维尔福先生和维尔福夫人刚才来过这个房间，对不对？”

“是的。”

“他们给你说了一件事，你是因那件事而生气的，是不是？那么，他们说的是什么事呢？我能不能去向他们问个清楚，再回来向你解释？”

“不，不能去！”诺梯埃用目光阻止她。

“啊！你使我很害怕。他们告诉你的是什么事呢？”于是她又试着推理起来，试图猜出到底是什么事。

“啊，我明白了，”她压低嗓音，走到老人身边说：“他们提到了我的婚事，是不是？”

“正是。”那愤怒的眼光答道。

“我明白了，因为我没把这件事告诉您，所以您生我的气。那是由于他们要我保守秘密，要求我对您只字不提。甚至他们也没告诉我他们的意思，我自己也是偶然发现的——这就是我没有告诉您的原因。亲爱的爷爷，请原谅我。”

可是老人的目光并没有流露出使她心安的意思，它仿佛只是在说：“并不是你对我守口如瓶才使我恼怒的。”

“那是因为什么呢？”那青年女子问道，“亲爱的爷爷，可能你认为我会离开你远走高飞，认为结婚以后我会忘记你，是不是？”

“不是的。”

“那么，伊辟楠先生同意我们住在一起的事他们已经给你说过了？”

“是的。”

“那么为什么你还闷闷不乐呢？”

老人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慈爱的光辉。

“是的，我明白了，”凡兰蒂说，“那是因为你爱我。”

老人表示赞同。

“您担心将来我不会幸福？”

“是的。”

“是不是你不喜欢弗兰士先生？”

老人的目光重复了几次：“不，不，不。”

“你对这门亲事不赞同吗？”

“是的。”

“那么，您听我说，”凡兰蒂双膝跪下，搂住她祖父的脖子说，“我也很苦恼，因为我并不爱弗兰士·伊辟楠先生。”老人的目光里流露出高兴至极的光辉。“你还记得吗，当我想隐退到修道院的时候，那时你是多么生我的气？”那瘫痪老人的眼里涌出一滴泪水。“嗯，”凡兰蒂继续说，“那时我提出那种请求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这桩令人厌恶的亲事，我那时是绝望之极。”诺梯埃的呼吸变得急促而沉重起来。“那么你也真的不赞同这门亲事吗？啊，如果你能够帮助我，如果我们齐心协力挫败他们的计划，那样多好啊！但你无力对抗他们。你的思维虽然很敏捷，你的意志也很坚强，可这是一场抗争，而你和我一样软弱无力，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唉，如果是在你健康强

壮的时候，你就可以强有力地保护我，而现在，对于我的喜怒哀乐你只能报以同情了，这是我最后的快乐了，很侥幸上帝忘记了这一点，把你的同情和我的其他快乐留了下来。”

听到凡兰蒂的话，诺梯埃的眼睛里流露出寓意深长的目光，那姑娘仿佛觉得那目光在告诉她：“你想错了，我仍然可以帮你很大的忙。”

“你认为你真的还能帮我的忙吗，亲爱的爷爷？”凡兰蒂说。

“是的。”诺梯埃抬起他的眼睛。这是他和凡兰蒂之间约定的信号，意思是说他需要点什么。

“你需要什么，亲爱的爷爷？”凡兰蒂问，并且在脑海里极力思索他可能需要什么东西，并且每想到一事物就大声说出来。可她发觉她所有的努力只换得一个“不”字，于是她说，“好吧，既然用这个方法不行，那么就用另一种方法吧。”接着她就按字母表上的字母按顺序背出来，同时微笑着观察老人的目光的回答。当从A背到N时，诺梯埃用目光表示肯定。

“啊，”凡兰蒂说，“看来你所要的东西是以N开头的，那么，我们就来找与N有联系的东西吧。嗯，让我思考一下，你所要的以N开头的是什么东西。Na—Ne—Ni—No—”

“对，对，对。”老人的目光答道。

“啊，那么是以NO开头的了？”

“是的。”

凡兰蒂找来一本辞典，把它放在诺梯埃面前的书桌上。她翻开辞典，发觉老人的目光聚精会神地盯在书页上，使用手指顺着每一栏快速地从上往下移动。在诺梯埃陷入这种困境六年以来，为了能够知道老人内心的情感，凡兰蒂的创造力不但想出了种种方法，而且因为不间断的练习，对于这门技术她早已得心应手；因此她能够迅速地理解老人的心思，几乎就像老人自己能说话一样。当她的手指移到“Notary（公证人）”这个词时，诺梯埃用目光示意她停下来。“公证人，”她说，“你想找个公证人吗，亲爱的爷爷？”老人再次表示他正是需要一个公证人。

“那么，你希望找一个公证人来，是吗？”凡兰蒂问道。

“是的。”

“要不要把你的想法告诉我的父亲？”

“要的。”

“是现在就找个公证人来吗？”

“是的。”

“好的，他们马上就会去找的，亲爱的爷爷。您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不要别的了。”

于是诺梯埃拉响铃，吩咐仆人去请维尔福先生及其夫人，让他们到诺梯埃先生的房间里来。

“您现在满意了吗？”凡兰蒂问道，“满意了吧。我肯定你会满意的，对不对？这件事真的是非常难以想到的，对不对？”于是那年轻姑娘朝着她的祖父卖弄地笑了一下，仿佛他是个小孩子一样。

维尔福先生走进屋来，身后跟着巴罗斯。“你要我来干什么，先生？”他问那瘫痪老人。

“先生，”凡兰蒂说，“祖父想要找一位公证人。”

维尔福先生听到这个出乎意料古怪要求，和自己的父亲交换了一下目光。“是的。”后者答道，并且态度相当坚决，表明凡兰蒂与他的那位老仆也都已明白他的要求，而且靠着他们的帮助，他也已准备与他斗争。

“你真的想找一位公证人吗？”维尔福问道。

“真的。”

“干什么？”

诺梯埃没作回答。

“你找公证人来干什么？”维尔福再问。

那残废人的目光依旧坚毅，通过这副神态，他要表明他的意志是无可动摇的。

“你这种恶意的举动是针对我们的吗？你认为这样做值得吗？”维尔福说。

“但是，”巴罗斯说，他要以一名老仆人的忠诚和正直来支持他主人的意见，“如果诺梯埃先生想要找一位公证人，我认为他可能真的需要一位公证人，因此还是让我现在就去找一个公证人来吧。”巴罗斯认为只有诺梯埃才是他的主人，因此绝对不许别人阻挠他的主人的意愿。

“是的，我真的想找一位公证人，”老人表示，用一种挑衅的神态闭了闭眼，似乎在说，“我想看看斗胆拒绝我的要求的是什么人。”

“既然公证人对你绝对必要，那当然可以，先生，”维尔福说，“不过我要向他说明你的健康状况，替你申明一

下，因为当时的情形肯定是十分滑稽的。”

“这个不用担心，”巴罗斯说，“反正我会找一位公证人来的。”于是那老仆人就洋洋自得地执行他的使命去了。

第五十九章

遗嘱

巴罗斯走出房间时，诺梯埃注视着凡兰蒂，目光狡黠而关切，其中富含深意。姑娘明白了其中的含义，维尔福也明白了，因为他脸色阴沉，眉头紧皱。

维尔福在房间里找了张椅子坐下，等待着公证人的到来。

诺梯埃非常冷峻地注视着他的行为，但却用眼角的余光告诉凡兰蒂不用担心，只管静观事态的发展。

片刻后，老仆人带着公证人来了。

“先生，”维尔福在和公证人寒暄后说，“您是这位诺梯埃先生请来的，您看他已经全身瘫痪，肢体丧失了活动能力，已经无法说话，现在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才能稍微懂得他的一些星星点点的不完整的意思，而且要费很大的努力。”

诺梯埃向凡兰蒂看了一眼，目光中充满恳求，显得十分严肃、急切，因此凡兰蒂马上回答说：“我，先生，爷爷想要表达的意思我都能理解。”

“是的，”巴罗斯接着说，“完全能理解，一点也错不了，如同我在路上给先生说过的一样。”

“对不起，我想说一句，先生，还有你，小姐，”公证人对维尔福和凡兰蒂说，“对于现在的这件公证委托事务，司法公务人员不能轻率地接管，否则要担当责任，而且其后果也一定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公证人确信自己能准确无误地理解委托人的意思，其做出的公证文书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像这样一位不能说话的委托人，我是无法知道他对什么事到底有没有别的不同的意见；因此，由于委托人已没有语言表达能力，他的愿望及其不同意见我都不能准确无误地去证实，我的职责使我对执行这样没有法律效力的程序无能为力。”

公证人移动脚步，准备告辞。检察官的嘴角浮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得意的微笑。而注视着凡兰蒂的诺梯埃则露出一副非常痛苦的神情，于是姑娘走上前去，挡住了公证人。

“先生，”她说，“掌握我和祖父交谈的语言是很容易的，几分钟内我就可以让你掌握，使你和我一样对他的意思理解得清清楚楚。噢，先生，你需要如何才能完全放心呢？”

“我需要的是确保公证文件有效的必要条件，小姐，”公证人回答说，“也就是说我必须能够确信委托人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对于身体有病的人我可以为他办公证，但他必须是智力健全的人。”

“噢！先生，等你看了以下两种信号，你一定会确信我的祖父是一个智力完全正常的人。诺梯埃先生因为不能说话和行动，所以他如果表示同意就闭一下眼睛，如果表示反对就连眨几下眼睛。你现在已经能够与诺梯埃先生交流了，请试试看吧。”

老人的眼里涌出泪光，他向凡兰蒂望的目光充满亲切和感激，甚至连公证人也理解了这一点。

“您孙女说的话您已经听到并且理解了吗，先生？”公证人问。

诺梯埃缓缓闭上眼睛，过了一小会儿又睁开来。

“您同意她所说的话吗？也就是说，您表达你的意思的方式就是用她所说的那两种信号吗？”

“是的。”老人用眼睛回答。

“让我到这儿来是您的意思吗？”

“是的。”

“您想让我为您办公证吗？”

“是的。”

“如果我没有办好公证文件就走您会愿意吗？”

病残的老人迅速地连续眨了几次眼睛。

“那么，先生，你现在也理解这种语言了吧，”姑娘说，“这下你放心吧？”

但公证人还没回答，维尔福就把他拉到了旁边。

“先生，”您说，“你竟然会相信，像诺梯埃先生这样一个肉体上受到这么厉害的打击的病人，精神上竟然不会留下什么严重的病症吗？”

“我所忧虑的并非这一点，先生，”公证人回答道，“而是对于他内心的想法，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事先得知，然后再来问他。”

“这么说，你也认为这事是无法办到的了。”维尔福说。

凡兰蒂和诺梯埃听了他们的对话后，诺梯埃用凝重和坚定的目光注视着凡兰蒂，显然这是要她做出反击。

“先生，”她说，“你不必担心这一点；不管如何困难，也就是说，在你看来理解我祖父的想法如何困难，我都可以使你能够明白无误地理解他的想法。我在诺梯埃身边生活了六年，现在让他来说一说，这六年期间是否由于我和他交谈的困难而使他的某一个愿望埋在心里无法说出呢？”

“没有。”老人答道。

“那就让我们试试吧，”公证人说，“你愿意让小姐来转述你的意思吗？”

病残的老人作了肯定的表示。

“好，那么，先生，你需要我干什么，为你立何种公证文件呢？”

于是凡兰蒂就开始从头背字母表，当背到字母T时，诺梯埃用他那极具表情的眼光指示她停下来。

“先生要的字母是T，”公证人说，“这是很明显的。”

“请等一等，”凡兰蒂说着，又把脸转向祖父，“Ta……Te……”

当读到第二个音节时，老人止住了她。

于是凡兰蒂拿来词典，在公证人的注视下，翻动书页。

“Testament（遗嘱），”当她的手指指到这个词时，老人示意她停下。

“遗嘱！”公证人失声叫道，“很明显，先生想要立遗嘱。”

“是的。”诺梯埃连续表示了几次。

“真是无法想象，先生，你说对吗？”公证人看着呆若木鸡的维尔福说。

“这倒是，”他说，“但是遗嘱本身就越发无法想象了；因为，无论如何，我认为如果没有我这聪明的女儿授意，遗嘱内容是不可能一句句写成条文落在纸上的。因此，由于凡兰蒂和这份遗嘱的关系有太大的利害，是不是不适合担当诺梯埃先生的解释人，来解释他模糊不清的想法？”

“不，不！”瘫痪老人说。

“怎么？”维尔福先生说，“你立遗嘱难道不是为了使凡兰蒂受益吗？”

“不是的。”诺梯埃表示反对。

“先生，”公证人说，他已经为这场试验所深深吸引，心想以后在社交场合一定要把这段奇妙的插曲讲给他的朋友们听，“先生，刚才我认为无法办到的事情，现在来看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这份遗嘱不过是一份秘密遗嘱，即是说，只要当着七个证人的面宣读，并由立遗嘱人当场表示同意，再由公证人当着众人的面封存，就具有了法律效力。至于所花费的时间，也不会比一般遗嘱多多少：首先是符合千篇一律的固定的格式，下面的具体细节，主要是按照立遗嘱人的具体情况和你的意见来定，对于这样的事务，我想你应该是很熟悉的。但是，为了不留下任何漏洞，使这份遗嘱具有更高的可靠性，我准备破例请一位同行来帮助我做笔录，你同意这样做吗，先生？”公证人最后征询老人的意见。

“同意。”诺梯埃回答道，他因别人能理解他的意思而高兴万分。

“他究竟想干什么呢？”维尔福暗自寻思，按他的身份，他是不好意思问这个问题的，但他实在又搞不懂他父亲究竟有何计划。

接着他回身让人再去请一位公证人来；但巴罗斯早已听到一切，他也明白主人的想法，所以已经走了。

于是检察官就派人去告知妻子上楼来。

一刻钟后，人都到了，大家集中到瘫痪老人的房间里，第二个公证人也到了。

两位司法助理人员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后，便向诺梯埃朗读了一份普通遗嘱的范本，想使老人对文件的格式有个了解。随后，可以说是检验一下老人的智力吧，第一位公证人回身对他说：“先生，当人立遗嘱时，他一般会考虑使某人从中受益的。”

“是的。”诺梯埃说。

“你自己知道财产的总数目吗？”